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一九二二年二月發生的台北師範生暴行事件，  
陳植棋雖然只是低年級學生，  
但已能透析事件的發端與結局，  
眼見強權壓制心必難平，  
從而熱血沸騰……

I



南港老街的橫科少年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

陳植棋 | 汐止街 | 1930 | 木板·油彩 | 24.3×33公分 | 畫家家族藏

## 最早殞落的台灣油畫家

台灣近代美術與舊時代美術最大的不同，在於鉛筆、水彩、油畫、雕塑等西方材料與技法的引進，陳植棋是早期留日的卓越油畫家，可惜才剛露出藝壇檯面，卻如雨後的彩虹，在天際留下繽紛七彩之後，匆匆消失。

## 南港也有老街？

南港古聚落的起源甚早，當初是泉州移民沿基隆河上溯，找到了水勢平緩的大坑溪岸邊，當作是與台北盆地貿商往來的碼頭，並展開大坑溪兩岸的開發。一邊是橫科田野的墾殖；另一邊則發展出「南港仔」市街，這條南港老街就是後來縱貫鐵路開通後的南港車站一帶。

舊南港車站設在今南港區東南街路底，老街古厝原貌雖已不復，但仔細留意還是可從斷垣殘壁中推演昔日印象，窄小的街道上依舊殘存尚未拆建的旅館和戲院等遺跡。橫科雖與南港只有一溪之隔，卻被劃入汐止境內。

南港研究院路一段一〇一巷可直通往橫科路，當跨過一座小橋後，緊鄰大坑溪的集合住宅，就是橫科了。早年這裡是一片稻田，陳植棋的故居就座落於橫科廣袤蒼翠的田疇之間。



手持參展的油畫作品，陳植棋不敵病魔摧折，以二十六歲英年撒手人間。

台灣近代美術中第一位雕塑家黃土水的早逝，頓時令台灣雕刻藝術後繼無人。



台灣近代美術中第一位雕塑家黃土水（1895-1930），也是一位早逝的藝術家。黃土水長陳植棋十一歲，出道較

早，到了一九三〇年黃土水三十六歲去世，翌年，陳植棋更以二十六歲的英年撒手人間。這兩位台灣近代美術的先驅人物，卻在台灣美術正要開啓蓬勃發展的一九三〇年代同時脫隊，是台灣美術史上無可彌補的損失。黃土水的早逝，頓時令台灣雕刻藝術後繼無人，造成一段空窗期；陳植棋不敵病魔摧折，台灣美術也敵不過官展權威，致令始終沒有出現真正的反官展集團。



黃土水 | 山籟吹笛 | 1920年第二屆帝展入選（圖片提供 | 邱文雄先生）

黃土水的這件作品，是台灣人首度入選帝展的作品，旁立者為黃夫人廖秋桂女士。



黃土水寫給陳植棋的信封

黃土水連年入選帝展，是最知名的台灣美術家，當年已在東美的台籍生，都相當尊敬這位母校的同鄉前輩。陳植棋欲組美術團體，也必請教他。據說最早的一次提議，就是被黃土水勸阻的。

天生具有叛逆性格的陳植棋，如果多活幾年，他應該會標舉藝術革命大纛登高一呼，那麼，或許有可能扭轉台灣美術史不一樣的局面。





1987年，也就是陳植棋過世五十六年後，好友洪瑞麟為他所繪的畫像。

陳植棋(1906-1931)與李梅樹(1902-1983)、李石樵(1908-1995)、張萬傳(1909-2003)等人皆屬同輩畫家，然而從大家的口碑中，無不公認陳植棋是一位具有領袖氣質的人，無論是異鄉留學的生活難題，或習藝途徑的指引，甚至組織畫會之運作等等，只要陳植棋一出馬，無不迎刃而解。陳植棋的俠義之氣，陳植棋的天生反骨，是從怎樣的生長環境形塑而成的呢？



七十九歲時的李梅樹(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|1979)



時年六十八歲的洪瑞麟為礦工速寫(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|攝影李賢文|1979)



七十二歲時的李石樵(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|攝影|李賢文|1979)



時年六十九歲的張萬傳(雄獅美術資料室圖片|1977)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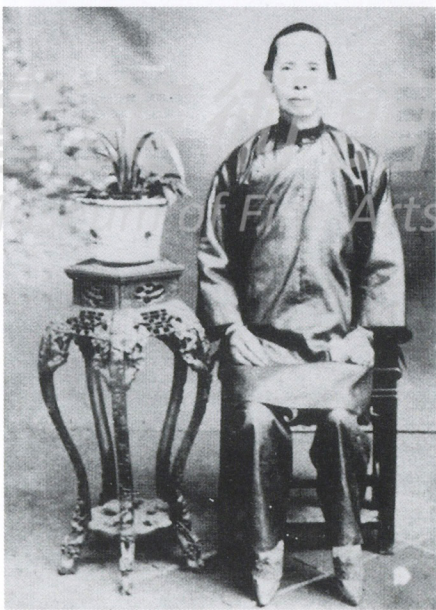
### 與南港一溪之隔的祖厝

橫科緊鄰「南港仔街」，多田野，少聚落，陳植棋家族是世居橫科的大地主，陳家祖厝新建的紅磚洋樓，可說是橫科地方最氣派又富有洋風的建築，座落於閩式三合院西廂房的左方，佇立在一田中，成為橫科最醒目的地標。這幢洋樓的造工，是仿陳植棋祖母黃敬之深坑娘家的樓房建築，有精緻的圓窗，鏤空的雕欄和防盜槍眼，以此推斷，陳家當時的確是富甲一方。

紅磚洋樓的建材是日本時代才有的，此時當家作主的人，正是陳植棋的父親陳海棠。日本人佔領台灣十一年之後，一九〇六年一月十六日，陳植棋誕生於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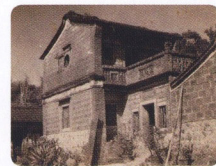
陳家古厝的紅磚洋樓，是陳植棋的誕生地。



陳植棋的祖母黃敬

關於陳植棋的故居環境，也是地理師依照風水觀的指點而建，起先擇定陳家幾十甲田產中最靠近南港的位置，選一塊平地蓋起三合院，屋後以小山丘為屏障，謂之「牛穴」，牛是農民耕作的伙伴，所以三合院正廳屋脊覆茅草，象徵為牛舍，好讓辛勞的牛隻憩息。更在屋前掘

出一池水埭，讓牛大哥可以戲水泡澡，就這樣形成了一座很典型的台灣農村大宅院，不僅在橫科一地顯露出望族格局，也是畫家眼裡最具亞熱帶氣味的台灣農村風景。這樣的農村美學亦正是石川欽一郎(1871-1945)來台之後，所發現的台灣之美的原點。



陳家古厝的紅磚洋樓

三合院正廳屋脊覆茅草，象徵為牛舍，好讓辛勞的牛隻憩息。

平地蓋起的三合院，屋後以小山丘為屏障，謂之「牛穴」。



李欽賢 | 陳植棋故居復原圖

屋前掘出一池水埭，牛可戲水泡澡。



作者李欽賢實地探訪陳家門前現狀。(攝影|黃長春|2009.2)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倪蔣懷(1894-1943)是石川欽一郎最早的得意門生，對陳家這座農村古厝特別欣賞，一九二九年初，倪蔣懷到陳植棋家作客，即當場在屋前寫生。陳植棋還要更早，當他在一九二五年即將離開台灣到日本留學前，已手繪一幅自家宅院的水彩畫，留作鄉愁的印記。





陳植棋 | 紅樓自宅寫生 | 1925 | 紙·水彩 | 28.5×39.5公分 | 私人藏



倪蔣懷 | 陳植棋家屋 | 水彩·紙

張萬傳是陳植棋的師弟，倆人交情深厚，一九八八年張萬傳憑年輕時數度造訪陳家故居的記憶，為摯友陳植棋出生地畫過一些作品。綜觀多位前輩畫家留下的手跡，陳植棋故居的風貌就更加明晰了。

陳家祖厝的地籍隸屬水返腳支廳，一九二〇年才更名為汐止街橫科庄；但此地其實離「南港仔街」更近，如果搭火車到汐止尚有五、六公里路程；反而從南港火車站徒步回家僅十幾二十分鐘而已。一般橫科地區的住民皆以「南港仔街」為出入孔道，所以在橫科通往南港的田埂路上，陳植棋展開了他的童年。



張萬傳 | 陳家舊宅 | 1988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## 尋訪陳植棋故居

大坑溪流入基隆河，這條溪是台北縣市的分界線，從南港路上的南港橋可以看到界標。不過尋訪陳植棋故居不必繞遠路，只要穿過研究院路一段—〇—巷，即可直通橫科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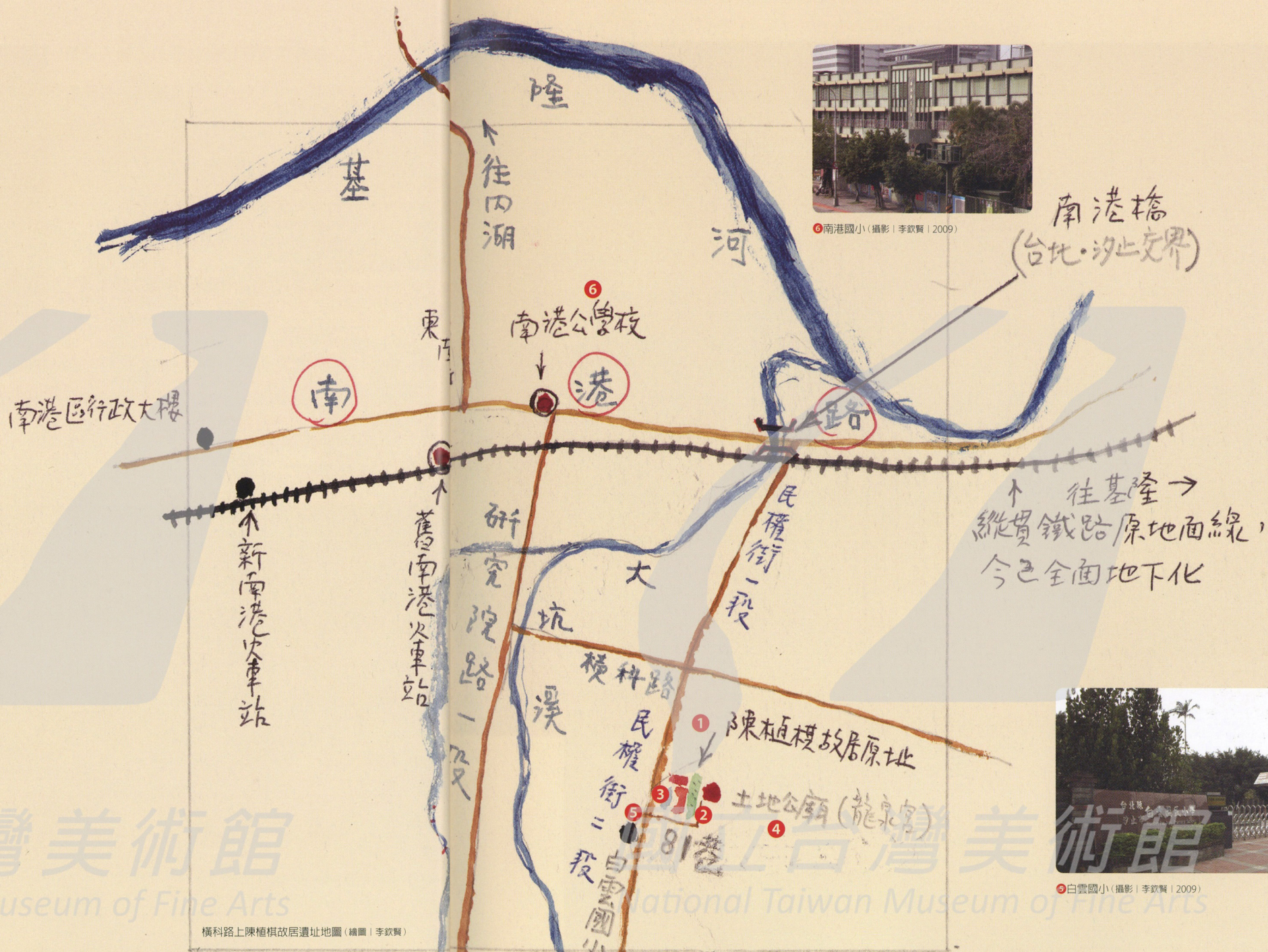
橫科路兩旁都是老舊的集合式住宅，沿路商家櫛比鱗次，緊鄰的大坑溪，由於防治水患，沿狹窄的河道兩岸，築起高高的堤防，令人一時難以察覺這是一條小河。

彎曲的橫科路，地形起伏，早年低窪處一定很容易積水。穿過橫科路首達交叉的大馬路，即汐止民權街，右轉朝住宅較密集的方向是民權街二段，接近五十號門牌對面，有一片被鐵籬圍住的雜木林和菜園，這就是早年陳植棋的祖厝遺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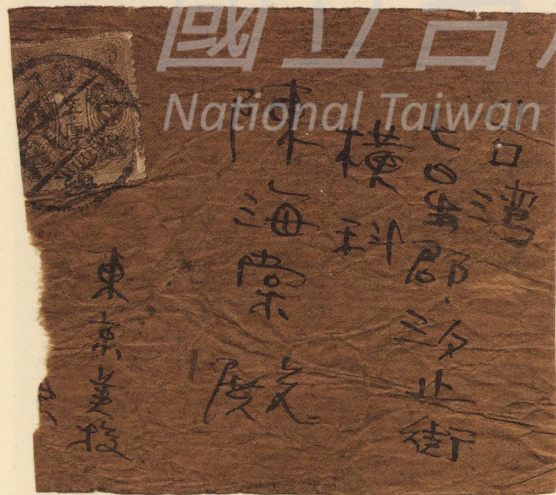
繼續往前走到八十一巷，巷口有「龍泉宮土地公廟」牌樓，進巷子後左轉為九弄，找到住宅群中的一片荒蕪空地和一潭水池，這便是陳植棋故居庭院前的水池了，池面雖已縮小，確定是原來的水池無誤。

陳植棋故居的三合院祖厝，背後是一座長滿相思林的小丘，其實是相思林的高度，才使得遠看像一座山丘，越過山丘就是土地公廟。在陳植棋童年時代，它還只是石頭鑿砌的小神龕，目前仍保存於擴建後的龍泉宮正殿前大香爐一旁。

故居蹤影今已不存，獨有小池塘和山丘之間的空地，可以指出陳家祖厝的位置，當初並非與現在的馬路平行，本來這一帶全是稻田，道路是後來開闢的。



橫科路上陳植棋故居遺址地圖 (繪圖 | 李欽賢)



1 陳植棋從東京美術學校寫給父親的信，標有舊時的地址。



2 陳植棋 | 紅樓自宅寫生

中央研究院



3 陳家門前池塘現狀 (攝影 | 李欽賢 | 2009)



4 陳植棋童年時代，故居附近的土地公廟，本只是石頭鑿砌的小神龕，目前仍保存於擴建後的龍泉宮正殿前大香爐一旁。(攝影 | 李欽賢 | 2009)



5 白雲國小 (攝影 | 李欽賢 | 2009)



6 南港國小 (攝影 | 李欽賢 | 2009)





陳植棋 | 家旁的龍眼樹 | 1925-1930 | 木板·油彩 | 16×23公分 | 畫家家族藏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陳植棋 | 汐止教堂 | 1925-1930 | 畫布·油彩 | 45.5×38公分 | 畫家家族藏

國立台灣美術館  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## 啓蒙的年代

以陳植棋的家世背景，可以想像他在田野玩伴中的孩子王特質，又由於詩禮傳家是一般傳統望族之庭訓，陳植棋幼年就經過私塾啓蒙，學習漢文。那個時代，普及教育的公學校才剛開辦，未設公學校的地區仍允許私塾存在，南港與橫科當年尚屬偏遠之地，直到一九一四年始設置錫口公學校南港分教場。錫口乃今天的松山，與南港接壤，唯開發早於南港，也比南港繁榮許多，是以一八九八年錫口公學校率先創校。

南港一設置分校，陳植棋剛好也適齡入學。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中，受教育理

當是望族庭訓的一部分，寄望下一代因讀書而出人頭地，光耀門楣。一九一四年陳植棋進入錫口公學校南港分教場，接受了日本統治後引進的新式教育。

南港分教場不久後就升格為南港公學校，亦即今之南港國小前身。陳植棋的通學路，比前往南港車站還近，當年從陳家到南港公學校都經由田間小路，一直到南港才有商店街。相對於橫科的田莊、沃野；熱鬧的南港街上儼然已是資訊源頭，確已打開陳植棋的視野。陳植棋在課業方面從來不落人後，加上年紀雖輕卻志氣昂揚，上進心相當強烈，他決定尋求升學管道，拓展知識領域並擴大眼界，終於在一九二一年南港公學校畢業後，順利考取了人人羨慕的台北師範學校。

畢業於南港公學校第一屆的陳植棋（三排右二）



南港老街已歇業的電影院遺構。(攝影 | 李欽賢 | 2004)



陳植棋（左）就讀於當時全台首屈一指的學府——台北師範學校。

## 民族運動開眼

在那個年代，台北師範學校是全台首屈一指的學府，它的前身就是前輩黃土水、倪蔣懷就讀時的「總督府國語學校」，一九一九年始改制為師範學校。

這所學校可說是台灣藝術家的搖籃，許多日後在畫壇享有盛名的李梅樹、李石樵等人皆出身該校，其關鍵在於推展美術教育不遺餘力的日籍畫家石川欽一郎在此任教。

一九二〇年，陳植棋於南港公學校畢業前一年，台灣地方行政區重編，全島分為台北、新

竹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五州，州下置郡，再細分為市、街、庄。陳植棋故居的戶籍地名更改為「台北州七星郡汐止街橫科四八一番」。陳植棋的父親陳海棠，也因為地方仕紳而被官方拔擢，擔任七星郡協議會員，陳家的聲望更是扶搖直上，達於巔峰。虎父無犬子，有抱負又充滿理想的陳植棋亦不負門風，努力讀書上進，考取台北師範學校，在偏僻的鄉間彷彿科舉時代中了狀元，成為鄉民稱羨的「橫科楷模」。





1929年1月4日，台灣民眾黨舉行第一次會務磋商會，前排右八林獻堂、右二蔣渭水，楊肇嘉此時遷居日本，未參加這次會議。

圖中前排右八的林獻堂為台中霧峰望族，屬仕紳型政治運動領袖。早年旅日時巧遇梁啟超，受其獻策，即直接向日本政界顯要，反映台灣人的心聲，其後領導台灣民族運動不遺餘力。(圖片提供 |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)

一九一九年師範學校改制，與一九二〇年全島地方行政區域重劃，實際上是來自於首位文人總督上任的新政策。日本統治台灣，初期皆採用軍人總督當政，一九一九年起改派文官擔任台灣總督，有意調整武力壓制，配合第一次世界大戰(1914-1918)結束後民族自決的潮流，統治台灣的手段逐漸趨於緩和，從而觸發台灣民族運動勃興，最顯著的實際行動，就是一九二一年二月由林獻堂所領導的第一次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」。也就在翌年二月三日，

兩名台北師範的台籍生，因為違反左側行走的交通規則，遭到警察訓斥，學生也不甘示弱地回嘴。經過兩天後的二月五日，又有三十名師範生從新公園返校途中靠右行走，受到警察告誡，再度起爭辯。當天黃昏即有「巡查」來校告狀，學生們群起鼓噪，並阻擋陸續趕來支援的警方官員，學生投石，警察斥喝，喧鬧不止，直到被激怒的警察署長拔出配劍才壓住這一場騷動。

此一事件致使多名學生被拘捕，新聞謂之「台北師範生暴行事件」，在法院審理中，出手營救的也都是前一年(1921)十月十七日成立的「台灣文化協會」之主要成員如林獻堂(1881-1956)、蔣渭水(1891-1931)、楊肇嘉(1892-1976)等人。

一九二二年二月發生的台北師範生暴行事件，陳植棋雖然只是低年級學生，但已能透析事件的發端與結局，眼見強權壓制心必難平，從而熱血沸騰。此事件在血氣方剛的師範生心中，已然伏流一股反權威的意識，進而擴大為台籍知識分子反體制的暗渠。



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第一回理事會合影，前排右四林獻堂、右五蔣渭水。(圖片提供 | 莊永明)



楊肇嘉(左)與李石樵

台中清水望族，畢生爭取台灣人民自決，積極參與政治運動之餘，尤關心台灣美術之成長。生前擁有大量台灣藝術家的作品，幾乎都是因資助換來的收藏品。



蔣渭水

宜蘭人，台北醫學校畢業。1921年發起成立「台灣文化協會」，進行台灣人的啟蒙運動。「文協」分裂後，另組「台灣民眾黨」，後又被迫解散，旋即病逝。(圖片提供 |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)